

隨筆·觀察

宗教性詩人： 海子與駱一禾

• 朱大可

80年代後期出現的小型詩歌公社中，海子散發着異乎尋常的光輝，他自稱「海子」^①，也就是黑暗之海的苦難孩子；另一與之共同飛行的成員駱一禾^②，則是成熟於淒厲秋天的一株高貴的植物。這些命名都隱喻着生命的內在脆弱和夭折命運，而在另一方面，它們卻遠遠超出了語義學所設定的命運格局，並賦予「所指」以非凡卓越的品質。

神話，或者說海子一駱一禾神話，它無非在向人指明一種精神奇迹的發生。從價值普遍錯亂或佚脫的深淵，也就是從一個平庸和二流的世紀，這兩個人的容貌異乎尋常地燃燒着。復合的靈魂急促地穿過存在之橋，融入死亡的瑰麗光輝。但他們的言說卻已鐫刻在身後的世界裏，以點亮黑夜的信念之燈。

詩歌神學中的「偽經」
寫作勇氣

所有海子與駱一禾的寫作成果，

都可以納入詩歌神學的形而上框架，這個概念最適當地指稱了先知所企及的各種嚴重事物，但它並不意味着對傳統神明的屈從和跪拜。恰恰相反，這神學是對人的生存根基進行終極追問的體系，或者說，是針對世界之暗的一種極端的精神反抗運動，它聚集了人的全部懷疑、智慧、勇氣和激情。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，他們開闢着對世界之暗進行審判的悲痛事業。這就是作為詩歌先知的極端前提：以死寫詩，並包含對以往所有卑諛、平庸和低級趣味詩歌的蔑視。海子聲稱，他要進行對「浪漫主義以來喪失詩歌意志力與詩歌一次性行動」^③的清算，這呈現了他對80年代前衛詩歌運動的某種缺陷的溫和指斥。無數年輕的詩歌群眾，擁集於通向純粹個人幸福的詩歌道路，在抵制意識形態壟斷的同時，消解着內在的信念和索取真理的勇氣。他的嚴厲目光掠過虛假詩歌，停留在山下的群眾、母親、土地、村莊、糧食、河流、岩石和馬匹上，「人類嗎，此刻我是多麼愛你」，而海子的嘆息又多麼孤寂。這愛的孤

寂火焰，超出個人自我中心的意識本質，一直抵達人類苦難的遙遠邊緣，並要說出一種無限廣博的慈悲。

讓我們回憶一下海子的最後歲月。他獨居在京城遠郊，也就是獨居在一個遭到貧困纏繞和世人冷落的屋舍。除了動身進城教書與訪友，他只有一種生活，隱匿、遙遠、淒涼、澄明，日復一日地發展着內心的傲岸言說。他寫的長詩《土地》達到令人戰慄的程度，他獲得了一個俯瞰人類的神的視點，並從這一高度上說出二十世紀中國最奇異的話語④：

在這個春天你為何回憶起人類
你為何突然想起了人類 神聖而孤單
的一生
想起了人類你寶座發熱
想起了人類你眼含孤獨的淚水

海子的《太陽》七部書手稿和駱一禾的《世界的血》⑤是在無限黑暗中呈現的有限道路，借助先驗歷史去探求拯救，以期實現向自由的突破。在舊的國家神話消解之後，世界接受着廢墟話語和塵埃話語的統治，也就是接受着一種沒有價值深度和生命預言的荒謬事實。這已經蘊含了對於詩歌啟示性的呼籲。由於政治和宗教先知的嚴重缺席，詩歌公社的使命變得何其沉重！它要率先到達必須的黑暗，並從那裏開闢新的精神道路。

新意識形態神話的標記，正是它對於傳統母親神話、人民神話和土地神話的回歸：「母親很重，負在我身上」，「土地抱着女人」（海子）；「這是大地的力量，大雨從秋天下來，沖刷着莊稼和鋼」（駱一禾）。耳熟能詳的言說，導源於一個遭到激烈反抗的中間價值形態，卻被提升到更高的終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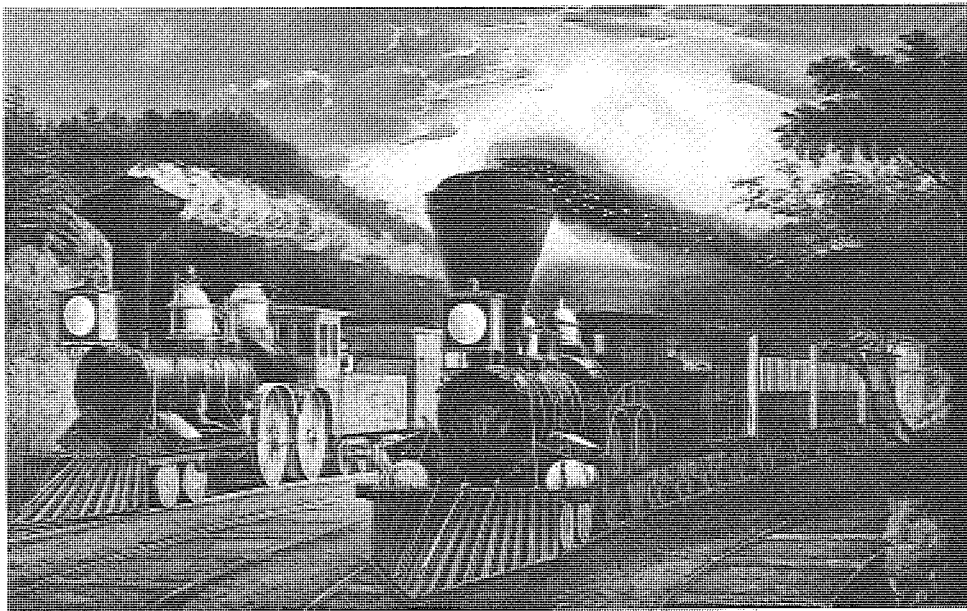
價值層面——神性維度取代了國家維度。這就最終完成了對於舊意識形態神話的結構改造。

耐人尋味的是，在對神話的價值規定方面，海子和駱一禾之間出現了最深刻的分歧。海子企圖用「幻象」的虛幻性去消解他所建立的神話，也就是用絕望的左手抹掉歡樂右手刻劃出的沙灘圖象。而駱一禾則恰好相反：他拒絕着外在的消解指令。基於一種對世界之明的固執信念，他永久地住進了他的神話家園。

在某種意義上，這分歧乃是二十世紀後期國際思想衝突的遠東現身。德國學派和法國學派、哈伯瑪斯和羅蘭·巴特——人類精神分裂後的兩種哲學音響，不屈地探查着人的終極實在，而後，公佈全然不同的精神出路。在短短數年裏，這一小型詩歌公社磋商着前衛與經典的相互關係，並最終決定放棄一種臨時的和不斷變亂的美學立場，以投入歷史上最隆重經典寫作運動。然而，自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以來，經典已經向作家閉合。它被封存於往昔的英雄歲月裏，藐視着這個荒謬的世紀，正如《聖經》正典，一旦被猶太人和基督徒閉合，就永不開放。

然而海子說，我要寫下一種叫做「偽經」的東西。對於一個平庸和劣質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，這是何其奢侈而狂妄的計劃。一方面是卑順而強悍的意識形態士兵的忠誠話語；一方面是瀟灑的遊戲文人的小品話語；一方面是急切地改變着生活質量的市民作家的媚俗話語；一方面是醉心於修辭練習的先鋒小說家的新潮話語，所有這些話語系統構成了險惡的主流，以消解一切膽敢逾越它的勢力。

突圍出這樣的迷津背景，首先必



須是一個無畏的戰士，而後必須是一個奇特的天才。從現存文化的頂端起步，憤懣、痛切、熱烈，喘不過氣來地向人類精神事務的最高峰巔奔走，在極短的五年之中，海子寫下了《太陽》、五百首抒情詩和大量詩學筆記與論文，駱一禾則寫下了長達八千行的長詩《世界的血》和《大海》，它們是行將死去的世紀的最後詩歌經典。

響應性死亡的終極意義

先知言說的全然中斷，乃是在1989年的春夏。3月26日，年僅25歲的痛不欲生的海子，在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，飢餓的胃中僅有兩枚腐爛的桔子。而5月14日，駱一禾在京城廣場猝然昏迷，18天之後，他尾隨海子而去，走過黑暗的門檻，「眼望着家鄉」。

幾乎所有的大眾傳播媒介都「閉合」了這一消息。在司空見慣了死亡的年月，沒有甚麼人留意到大地破裂的聲音；甚至，沒有人傾聽火車的尖

利呼嘯和輸液瓶的最後一滴。幾個面容黯淡的親友葬送了他們，像葬送一個剛剛打開的時代。

令人驚訝的是，這事變的語義首先蘊含在海子設定的死亡座標上，也即蘊含於海子所選擇的死亡地點和時間之中。他進入一座叫做秦皇島的城市，或者說，進入一個最著名的極權主義者的領土，以面對他下令修造的羈押人民的牆垣——長城。山海關不僅是該牆垣的地理起點，而且是它的邏輯起點：巨大的種族之門，正是從這裏和由這個統治者加以閉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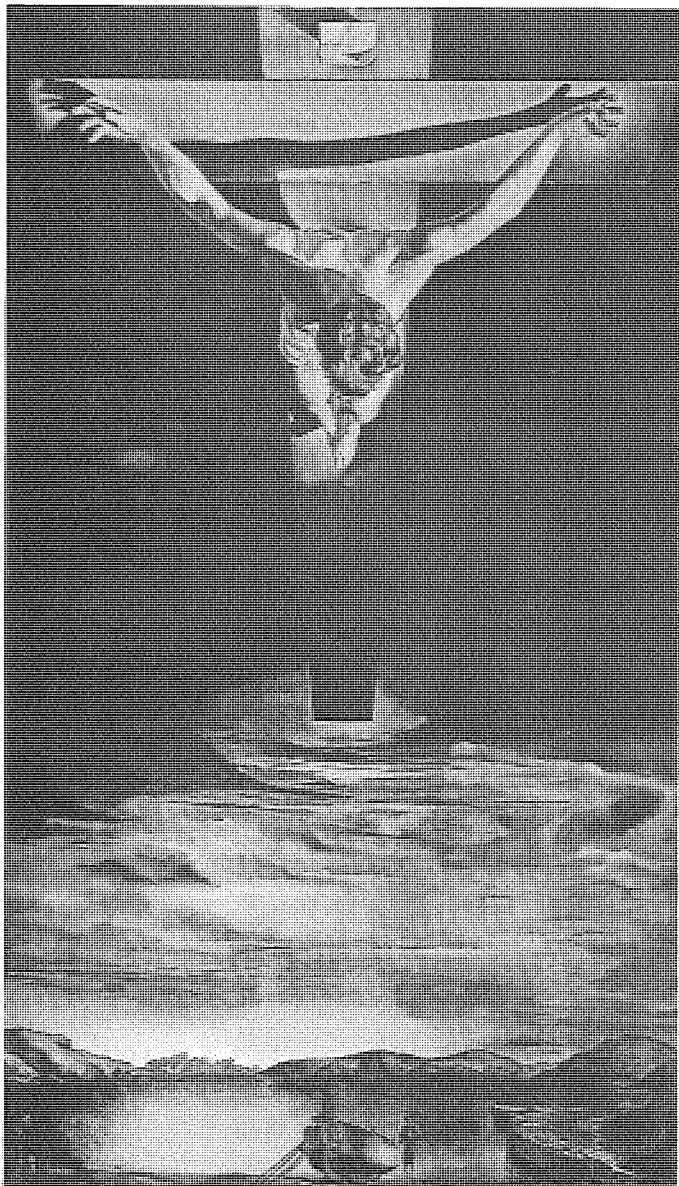
對應於空間座標的是它的時間座標。3月26日，乃是兩個著名的浪漫主義先知——貝多芬(1827年)和惠特曼(1893年)辭世的時刻，正是從這樣的象徵時空，一輛暴力的火車輾過他的疲憊身軀。如同歷史上所有黑暗勢力那樣，它殺了他，而且如此簡單、輕易和乾脆利落。車輪接觸肉體的那個瞬間，靈魂攜帶着這個人的全部義憤、憐憫、博愛和死亡激情蹣跚而去，離棄着這個苦難的世界。他藉此對輪子及其所有壓迫人與輾碎人的事

物作出正義審判，判處它們沾染他的鮮血，也就是打上難以抹除的罪惡的印記。你們殺了我！——海子輕蔑地和內在地喊道。

凶暴而明快的輪子，就這樣受到了死亡座標的有力闡釋。輪子與土地的關係，隱喻了它的全部渾濁性和沉重性。它以悲劇時間的名義輾碎人，把他們壓入大地與墓冢。更重要的是，輪子將傲慢、冷漠和永恆循環地行進下去。

海子阻止着輪子的罪行。海子說，生活不應當是這樣的。於是他就

詩歌神學是針對世界之暗的一種極端的精神反抗運動



動手去結束它。而最終，他以結束自己的方式打擊了輪子，使之置身於尷尬的地位。

這同屈原的死亡全然不同。作為一個被放逐的人，他的苦難和怒氣深不可測，這促使他選擇了河流，也就是選擇一個永久的家園。與輪子相比，河流顯得那麼柔和與溫暖，如同記憶中的羊水故鄉。來自水的還要歸於水，因而自殺就是對生命之家的激烈召回。海子超出了屈原的限度，他拒絕以和解的方式死亡，恰恰相反，他顯示了令人驚駭的勇氣：大卸八塊，血肉飛濺！他要藉此表達出一種最極端的反抗話語。

儘管存在上述重要的差別，海子和屈原還是顯示了驚人的相似性：詩人、天才、道路淒涼和四面楚歌。屈原棄世之後，自殺者的缺席成了中國文學史的基本特色。我們為此等待了兩千多年！也就是說，在經歷了兩千年的漫長空白之後，海子的英雄容貌終於閃現在自殺的現場，像屈原的最年幼的兄弟。

這樣一種響應性自殺，標誌着海子的存在方式的根本轉變。長期以來，這個人一直構築着他的私人的詩歌燈室。而在臥軌時刻，他穿越死亡走廊，逕直走進燦爛的火焰。從文本話語到行動話語，從心靈之河到肉體之火，從私人燈室到公共墓場，海子的生命不斷趨向於父性、復仇與毀滅^⑤。而在另一個層面上，它卻意味着海子從詩歌藝術向行動藝術的急速飛躍。經過精心的天才策劃，他在自殺中完成了其最純粹的生命言說和最後的偉大詩篇，或者說，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謠和死亡絕唱。

行動藝術，這個概念儘管起源於現代歐洲波普美術，卻蘊含着悠久的

實踐歷史。除了查拉圖士特拉和老子，幾乎所有的希伯萊先知都可被納入這一形式框架。耶穌和猶大是最著名的先知和最傑出的行動藝術大師。由他們共同設計的十字架悲劇，是人類藝術上最偉大的作品。

海子的死亡絕唱，乃是對這一偉大傳統的現代摹仿，所不同的是他獨自完成了這件作品，那麼，他就必須一個人同時承擔英雄和叛徒這兩種使命。作為英雄，我已經指涉了它的主要特徵，因此我只想在此談論一下海子作為叛徒的一面。在亞細亞群體社會，所有的個體生命都不屬於他本人。人借助一個公共服務的契約交付了自身。自殺，就是單方面撕毀這種契約，然後把碎片輕蔑地扔到群眾的臉上。

誰 在？

駱一禾傾聽着存在的追問。死亡使他感到震驚、悲傷和厭惡，使他擁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痛恨與憐惜。而後，他以目擊者的身分轉入對海子及其詩歌的淒楚闡釋，也就是在海子喊出存在真相之後，高尚地喊出海子的真相。這種傷痛和盡其所能的呼籲，損害着他自己的健康，並最終導致了他的革命性病故。

死亡座標再度顯示出它的神秘的響應性：駱一禾倒在變亂的廣場，面對與山海關極其相似的巨大城門，這使病故轉換成意味深長的儀典。從一個思想制度的中心，它重申了海子在絕唱中的神性言說，使之獲得向世界敞開的契機。革命性病故，並非是用疾病去推翻一種心力交瘁的個人存在，而是要以死對另一次死亡作出決

然的闡釋。

詩歌先知與門的關係昭然若揭。世界之夜構築着它的無限深度的牆垣，以阻止人的行進和白晝的現身，並把我們限定在永恆的黑暗之中。先知率先找尋和發現着通向未來希望的門扇。他們用死的意志敲擊這門，像他們所做過的那樣高聲詢問：「誰在？誰在？」

然而，一個更確切的角度使我意識到，正是先知本人構成了我們所期待的門洞。從他們身驅倒下的地點，門已訇然中開。這個世紀行將死去，而全部的可能性光線正從未來向我們射來。越過詩歌神學的美學教義，新事物不可阻止地湧現。那由海子所無限絕望和由駱一禾所熱烈希望的，它將要在了。而它已然在着。

1991年8月19日
完稿於富春江畔

註釋

① 海子，本名查海生，生於安徽籍縣，生前任教於北京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。

② 駱一禾，生於北京，生前為《十月》雜誌編輯。

③ 詩歌一次性行動：指某些前衛詩歌的實驗、遊戲和用過即扔的波普特性。

④ 引自《土地》第12章（春風文藝出版社，1990）。

⑤ 這方面的觀點還可參見西川：《懷念（之一）》，《傾向》第2期。

朱大可 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，現任職上海師大文學研究所，著有《燃燒的迷津》等書。